





君指齊潘王也

義曰社卧席也
抱八抱歎

指鄒太子也

南方正義曰殯宮在西階也天子吊主人背殯棺於西階南立北面哭天子於柩北立南面吊也

云常時孝子在殯棺之東今移於南方是倍也孝子北面則吊者南面也劉在殯之東作階上南面也

臣曰下師說云群

臣曰必若此吾將

以劍而死劉言二

臣臣誠不事君

若外人欲辱我君

則死而不受所以

激行

謂

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

夷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邵

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

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

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

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舍避正寢案禮納

莞簟音管藥攝社抱机索隱曰机音紀正視膳於堂

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簟不果納索隱

謂外門不入齊君正義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

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潘王欲入弔夷

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

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在

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

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

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死則

不得賻正義曰衣服曰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

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彊故鄒

死亦不得行賻送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今秦

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

主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

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

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

曰秦思其謹言
時秦將白起也
原君夫人者公子無
身也故學思救趙也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
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
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
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
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
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
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
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
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

魯連傳

魯連為書約矢

不怯

信六申

所

攻下聊城索隱曰徐黃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州縣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
齊田單攻聊城徐黃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
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索隱曰怯死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
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
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
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
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

二八八

南陽秦隱曰即濟之淮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

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云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

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

必攻之言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

秦之勢成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奔南

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齊所攻之泗上也又斷

言右壤斷弃而不能救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

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

二日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以全齊之兵

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

規限也謀也公燕將也

曾運傳

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

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

主困為天下僂突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

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

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

士卒無二心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

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

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

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

士為銳士意雖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功名

便不如依字也

次云南陽為楚所攻而不救斷弃右壤之地定計於濟北也即聊城也言齊專兵攻之不可支也

規限也謀也公燕將也

城

次云攘臂言非南茶

言若無還燕意
以向齊也
任言無意為計
右則自捐并燕
事而歸齊也

魯 留惠又
說文逆而奪取之曰
篡

計曰臧子柔及男而
智婢生子曰臧女而
師好生子曰獲

齊世家曰五年伐魯
得帥敗魯莊公請獻
遂冠以羊桓公許之
已

曹沫去匕首首而
就臣位桓公後悔
欲無手魯地而殺
曹沫管仲曰夫劫
詐之而倍信殺之
小快耳而棄信於
後失天下之援不
於是遂與曹沫三
次所亡地於魯

齊桓公也
收三三九 擬三三九
收七八 擬三三九

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奔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
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
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

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
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
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箕也遺公子糾不

能死怯也索隱曰遺弃也謂弃子糾而事公子小白正義曰管仲傳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

糾死是怯懦畏死也東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

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

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

魯連傳

況世俗平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

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公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

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

武肱形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也各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

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

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

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云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

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

廉

廉

廉

言我曰忽情愷要

善書云枚乘字叔
善辭賦也
淮人為吳王濞即

義介猶紹介
也言与羊勝孫
紹相接觸其

諸卡謂

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

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情之節正義曰忿數粉反定

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二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獎也願

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

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其衆恐已降

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

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曰吾與富貴而謫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索隱曰肆放縱也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

之徒交上書索隱曰思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皋

魯仲連

漢書並有傳蓋以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曰言街枚氏而得姓也

自達而游於一人之間或性彼或性此介勝等嫉鄒陽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

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

見禽恐死而負累正義曰諸不以罪死為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

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

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

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荆軻發後

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

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已云軻將入秦

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

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

也

是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

正義曰喻曉也
西主指太子丹秦
也

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
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干
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隱曰如淳云
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
日太白食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
而貫日食昂虛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

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索隱

之不明不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

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

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
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

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
○索隱曰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

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
文王名貴成王名倬

狂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為狂接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

索隱曰案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

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

用後猶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

下也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鵠鳥形名曰鵠夷鵠夷皮

鵠夷榘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也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

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扎鄭僑也

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
行相遇駟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歎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
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曰藉音子夜

燕
頭如新正義
才德相慕至老
頭若新相識
蓋如故正義曰人
才德還相慕此
下車傾蓋如相識

食
江本

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

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夫義不苟生以為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

魏累遂自剄也索隱曰服虔云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蘇秦於秦不出

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為燕之尾生者也

白圭戰云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

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

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拔劍而怒食以馱馱馱馱音義

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購以珍

奇之味索隱曰字林云馬父羸子北狄之良馬也

鄒陽

白投謂拋擲與
見其不恭則謂
為賤物故怒也

正我曰食音奔馱馱音史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

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

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

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山晉灼曰司

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睢摺脅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此二人者皆

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

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

莊子申徒狄讓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

人漢書云自沈於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

抱甕自沉於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不容於世義

師說曰陸曰南山舒
爛言此物可久
則不能當須逢

夜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道

繆公變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律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

衣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

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

旅人歌也二說並通研音八彈反研者自淨貌也顧野

王音岸彈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埤蒼云甯脛也字

林音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士王

用之哉感於心台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於

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

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宋信子罕之計

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

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又顧曰

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

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飲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

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

以子冉為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

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衆

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又風俗通

秦繆公用戎人東秦
之事見于秦史記
正義何偏謂何
堂之言及偏詳

不

鄒陽

齊用越人蒙
秦用戎人由余
宋四墨翟
魯逐孔子

正義曰諸書傳皆
無封比干及修孕
婦之墓蓋陽在獄
權下此語引欲善
無厭欲自殺

兵本乍立

無愛 正義曰顏云無所
情集義願秘監云
言向士無愛則能為
我用也

可

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
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黃曰燕
其大臣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
人君去此心則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姓者觀其胎
國家安全也索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
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刻剔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
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天
晉文公親其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謂晉寺人勃觀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愨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
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
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

鄒陽傳

孫叔敖三王相而不悔

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

罪於陵子仲辭天公為人灌園

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

為人灌園。索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

齊鄉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

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

為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

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

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厚昭曰言恩

而蹠之客何使刺由應劭曰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

策國沉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

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
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今吳王當其妻子要離走見慶
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

蟠六盤 極都計
正義曰言先為雕刻
裝飾故得為五乘
之器也

日湛音允七族父之姓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
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九七族
也要離事見 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
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投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蟠木根極輪困離詭張晏曰根極下本也輪困離詭委

之木也雷灼云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

也索隱曰左右先加屬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

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

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

堯舜之術索隱曰言蒙被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

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

正義曰顏云文王
得大公非因故曰
若烏鳥暴集也

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希

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

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

之窺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而不牽

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

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

便短而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

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平觀卒

也索隱曰韋昭云呂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駢城

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

史十二

於帷裳之制黃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使不羈之士與

牛羸同阜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索

幼云阜歷也韋昭云阜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

衣阜也又郭璞云阜養馬之器。正義曰頽云不羈言

才識高遠不可羈係阜在早反方此鮑焦所以忿於世

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

鮑焦怨世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

蔬此焦之有哉奔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

子及說苑韓詩外臣聞盛節入朝考不以利汚義漢書云里名勝母也

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正義曰鹽鐵論皆

云里名尸子及此而曾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

傳云縣名未詳也入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

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邑號朝歌而墨子迴

軍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

正義曰朝歌今衛州縣也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面面汚行以事諂諛之

人索隱曰杜預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堀穴叢叢

之中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

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大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

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

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

主作匡

魯連鄒陽傳

大方廣

解難一 王京君欲
封魯連 二 梓田所
謂貴於天下之者
為人排惠釋難
解紛無取也
薛福肆志 畢歆
魯連 三 逃
隱於海上曰吾與
字貴而詭人負
賤而輕世肆志

魯連達士

高才遠致

釋難解紛

辭祿肆志

齊將挫辯

燕軍沮氣

鄒子遇讒

見詆獄吏

慷慨獻說

時王所器

書表梁孝王使人前執
字為上官

作書均先遺
孫中一子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正義曰 屈景昭皆楚之族王
逸云 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

屈為卿因
以為氏

為楚懷王左徒

正義曰 蓋今在
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嫺嫺

史記音閑
嫺音閑

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

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其任之上官大夫與

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

屬草藁一

曰屬音燭草藁謂割制憲令之本
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

未定上官

大夫見而欲奪之

正義曰 王逆
云上官靳尚

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

使屈平為令衆莫不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

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

屈平字元

義曰同姓也

離騷經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惟庚寅吾以降... 湯禹儼而求合... 執事各歸而能調... 說孫策於傳... 軍用而不疑... 乃言遭周文而得幸... 寧戚之謳歌... 桓聞以該輔... 伊尹名... 帝顓頊高陽之子也帝高辛也

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也索隱曰音素忍反一音蕭應劭曰離遭離騷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曰止謫謫也但痛也未嘗不呼父母也正義曰止屈平正道直行正義曰止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誅而不亂正義曰誅方畏反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

渚直教切 陸云疎濯謂疎理濯洗也喻於煩汗之中自潔清也陸說分明故為先說後同更之取幸之意

九章去

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吝自疎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開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蛸於濁穢正義曰蛸音而不滓者也徐廣曰蟬疎靜之貌。索隱曰蟬音推此志也雖幽日月垂光可也正義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汚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正義曰上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其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

師說曰劉曰鄧在漢水之北故劉侯城也今案劉貞鄧作劉字本作鄧字藤家依集註鄧為正平字

鄭音翔

楚家曰楚懷王見秦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昭王曰王母行而後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

地張儀詭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浙是也。正義虞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斬尚而設詭辯於懷王

有因

之寵姐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徐廣曰二十八年唐昧反也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索隱曰楚世家昭王有此言蓋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徐廣曰二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二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

反詳
三蘇曹反

泄易作滌

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是國，繫心懷王，不
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
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
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索隱曰：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莫不欲求忠以自為，
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賢而聖君治國累世而
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
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
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
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汙不食，向秀曰：汙者浚

張賈

泄

手高曰為猶使
側

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為我心測，張潘曰：可為側然
亦字子期，晉人，注周易。怨曰：張潘亦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
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索隱曰：京
房房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王之
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
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
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
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
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

三五

醜
江本云

石以振冠

新浴
江本云

彈冠
彈猶拂也

楚辭
早莫悲切

楚辭
糟醜皆酒

醜醜
薄酒也

常流
楚辭作相混

也

陸曰由墨皆無所為而不得志

効中作效

楚辭注効猶數也撫循也撫情効

職
也

職墨楚詞註曰言

畫之工人章明所

畫之繩墨而念之

不忘者亦以前之法

度未改法也

孰察其揆正也

揆楚辭註曰度也

正義作揆正注賢

與世推故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索隱曰楚詞隨其流

作滑其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吸其醜何故懷瑾握索隱曰楚

瑜而自令見放為索隱曰楚詞懷瑾握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

王逸曰蒙垢蔽。索隱曰汶汶猶昏暗不明

已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汶音門門汶汶猶昏暗不明

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耶索隱曰汶汶猶昏暗不明

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曰蠖猶昏憤楚詞作蒙世

之壘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

陶孟夏芳草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

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汨行貌。索隱曰汨汨謂疾行也

窈徐廣曰眇眇也。索隱曰孔甚也墨

孔甚墨無聲言江南山高澤深

窈王逸曰孔甚也墨

鞠王逸曰鞠窮紆屈

為園兮常度未替王逸曰利削度法替廢也信人利削

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

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曰

明也度法也言上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

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索隱曰畫計畫也楚詞

職作志志余也

內直質重兮木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

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王逸曰言人質

兮矇謂之不章王逸曰矇矇有若也

矇楚辭有

糝 楚詞云糝救及雜也

瞽以為無明也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也變白而為

黑兮倒上以為下索隱曰下音戶鳳皇在笈兮雞雉翔舞徐廣曰

一作郊翔案王逸曰笈籠落也。索隱曰笈音奴又音

女加反籠落謂藤蘿之相籠絡也楚詞雉作鷩。正義

曰應瑞圖云黃帝問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鳥鴻而

鱗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領而鷄首戴德頤

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侯順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故延頤奮翼五備舉同糝玉石兮一

槩而相量王逸曰忠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

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索隱曰按王師叔云

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為也。正義曰羌音疆

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曰示語也邑大羣吠兮吠所

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王逸曰千人為俊一國

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

桀今乃誹駿疑桀固是庸人之態者耳

衆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與材樸委積兮莫

知余之所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王逸曰重累重

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楚詞悟作造並吾故反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楚詞作湯禹久遠

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

兮願志之有象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正義曰北日昧昧

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未故王逸曰娛樂也大故

楚詞含憂虞哀作舒憂要而重理浩浩沅湘兮索隱曰二水名也理志湘水出

正義曰龍亦重也

北背也楚詞曰進路北次兮注曰言將北故

非都而日暮不得前也

後流也。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至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分流汨兮，汨流也。脩路幽拂兮，索隱曰：楚詞道遠忽兮，曾嗟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楚詞無曾嗟已下二十一字。

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索隱曰：楚詞餘並作余。曾傷

爰哀永歎，喟兮。王逸曰：喟息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例也。以為忠臣不事亂君之例。

於是懷石遂自殺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

屈原賈

。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曰：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並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也。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徐廣曰：或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差。今作差是字。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平

屈原

屬師古謂綴輯之也

同邑李斯上蔡人常中作掌

以中

四方漢

士事

師古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

或本作法度制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墨聞於郡中

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曰頽云秀美也應劭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

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

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

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

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

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

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

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

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

出賈

漢書文帝紀曰十五升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成紀龍西縣

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

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

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

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

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敖也乃短賈

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

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索隱曰誼

為傳是吳芮之女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

長沙王發也荆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

石牀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

適去徐廣曰作華反韋昭曰適讀也意不自得及渡湘

差或作產

文竹

可兩水
義曰嘉惠詔命

周章
大乍天

生先生之義
無故鄭展白言屈
原無故過此禍也

車
仲馮曰薦之言藉

皇
漢書曰縮作引
張九劍之神龍

水為賦以平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曰恭敬也俟罪長

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故乎先生索隱曰造

伏竄兮鴟梟翱翔索隱曰竄音七外反關尊尊顯兮護護得志索隱

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肖之人

也馬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漢書作隨夷濶

也人隨卡隨夷伯夷索隱曰莫邪為鑿兮應邵曰莫邪吳大夫也

也許慎曰莫邪大戟也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

也將造劔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索隱曰莫邪莫邪干將劔名也

也銳讀作鈇刀為鈇徐廣曰思廉反案漢書音義曰鈇謂

其暗于嗟嗟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嗶嗶不自得幹棄

也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幹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甗

也音五列反李邕云康謂大瓠瓢也騰駕罷牛兮驂蹇

也延負轆不能上伯章甫薦履兮南殷冠曰章漸不可以

也別錄曰因以嗟苦先生兮獨離此應劭曰嗟咨嗟勞

也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重宣其

也意周成解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曰漢書

也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索隱曰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

也淵之神龍兮索隱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

螭
螭音螭
螭

而驪龍鎮下故云
泐徐廣曰泐筆反深潛巨自珍徐廣曰泐彌

融爚徐廣曰一云融爚也泐泐明也泐泐明也泐泐明也

以隱處兮案徐所注蓋三本泐泐明也泐泐明也泐泐明也

蠶與蛭蟻漢書蠶字作蠶泐泐明也泐泐明也泐泐明也

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

異夫木羊正義曰使騏驥可得係羈羈絆則與犬羊無

千里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

尤謂怨咎也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曰漢書辜作故夫

夫子不如麟鳳翔索隱曰麟鳳翔見人君有德睇九州而相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

下之乃下故禮曰德輝動乎內是也且細德之險微兮

搖增翮徐廣曰一云增擊也逝而去之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

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鱣兮如淳曰鱣大魚也

固將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

為長沙王太傅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

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

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

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

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

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

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

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

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

賜漢書作歷

漢書注增重也

譚六尋

其

漢書作故也

極小而深上斂下文其狀如壺傍有一福脚三年有鴉

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有山鴉體有文

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索隱曰鄒

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

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索隱曰姚氏

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徐賈曰歲在卯曰單闕文帝六年

日施兮服集予舍徐賈曰施一作斜也漢書作斜止于

坐隅貌其間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

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識說文云識驗言也此作策蓋

識策之辭正義曰發策數之書占其變驗

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

於也漢書作予服小吉乎告我凶言其留正義淹數之

度兮語予其期徐賈曰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

請對以臆韻音憶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

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鳥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

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嬗謂其相傳

也泐穆無窮兮胡可勝言音蜜又音昧泐穆深微貌以

言其理深微不可盡禍兮福所倚正義曰於福兮禍所

伏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既案倚者憂喜聚

門兮吉凶同域正義曰言禍福彼吳疆大兮夫莖臣敗

蔓衍字

淹數漢書作淹連

以

子

室

獨買車

量變已年命之也。化為異物，又何足患。索隱曰：謂

長短而愛惜之也。為鬼，是為異物也。患，協韻音環。小知自私，矜彼貴我。索隱曰：莊子云

而相也。通人太觀兮，物無不可。索隱曰：莊子物故有所然

賤也。物不。貪夫徇財兮，烈士殉名。應劭曰：徇，營也。賈曰：此語

亦可。亦出。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賈曰

莊子。夸者死權兮。索隱曰：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

悲也。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言勢不甚用，則夸毗者可

也。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持念之意也。然案休迫

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休，為利所誘，休也。迫，迫貧賤

東應劭云：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閩東

小人休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休迫。私東也。李奇

西原賈

每貪

